

黃埔將帥

虎

將

长篇历史小说

陈明仁

● 周 全 著

长征出版社

豹

长篇历史小说

黄埔将帅

陈明仁

周全著

长征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23 号

责任编辑:刘志军

出版策划:曲 波

装帧设计:吴新杰

封面题字:何光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埔将帅:陈明仁/周全著. —北京:长征出版社,1995

ISBN 7—80015—340—1

I. 黄… II. 周… III. 传记小说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2101 号

黄埔将帅:陈明仁

周全 著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)

各新华书店、邮局经销

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6 印张 340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 册

ISBN—7—80015—340—1/I·48

简精装定价:16.00 元

内容简介

儿女情长，英雄气不短的乡村小学教师陈明仁，一心向往黄埔，两次三番投奔老蒋，终于如愿以偿。于是，他接二连三地浴血奋战，壮扬军威，很快由排长升到了团长、师长。

但是，由于性直傲上，起而又落，当了十年师长，再也升不上去。因此，对黄埔首领愤怨的同时，又打了几个漂亮仗，终使蒋介石叹赏其文武将才。眼看就要擢升军长了，却因偶发事件，再来了一个明升暗降。他忍无可忍，勇敢顶撞领袖，气得老蒋不知所措。而最终使他识破老蒋面目还是在四平血战之后，他有功无赏，反遭撤职，遭到了一个更惨重的大起大落。他这才另思出路……

自后，他韬光隐晦，城府更深，智瞞当局，巧妙周旋，最终与蒋家王朝彻底决裂，毅然高举湖南和平起义的大旗，使一代虎将的风采，更加添光增辉，名垂后世。

目 录

内容提要

第一章	坚投黄埔	(1)
第二章	壮扬军威	(55)
第三章	愤怨校长	(111)
第四章	才惊内外	(170)
第五章	勇顶总裁	(250)
第六章	硬抗军令	(321)
第七章	智瞞魁首	(376)
第八章	毅举新旗	(460)

第一章 坚投黄埔

1

春夜，洁白如洗的月光洒在窗前……

靠近窗口的一张四方桌上，放着一盏洋油马灯，由于那圆球似的玻璃灯罩已经被油烟熏得乌七抹黑了，所以，灯光的照明作用，实际上等于零。

“唉！洋油掺水，也实在掺得太多了！”

马灯的主人一边叹气，一边将灯罩取下，哈气入内，准备擦拭……

也不知道是他的中气太足，哈气过大，还是窗外突然起了夜风，竟使那马灯的火焰摇摇欲熄了。

于是，他赶紧把方桌上成堆的学生作业本移到灯边，挡住前方来风，而且，匆匆擦拭完灯罩，赶紧装上，才稳住了这盏风前之灯。

这时，灯光和月光加在一起，光线稍强了，才清晰地照清了他的身影。

那颀长个子，平头虎额，两道剑眉，直插发鬓，英俊的面庞上突出着一张扁嘴，更显得格外的威严肃穆，这分明是一副武士的仪容……

但是，那衣着打扮呢？身穿蓝布长衫，脚踏圆口布鞋，手执一管羊毫，不时地蘸着红墨水在作业上批划，又完全是一副教书先生的神态……

这，实在是有些不太协调呵！

本来嘛，他今年才二十出头，就已经当上家乡——醴陵东乡白兔潭小学的老师了。三年前，他考进长沙兑泽中学读初中，自己还是个学生娃哩！

三年后，他一毕业就来教别人了。实在是有点变化突然，因为山区的小学生，有的比中学生年纪还大，有的比老师的个头还高。也许是为了在门生们面前维护师道尊严吧，他不得不成天扁着嘴，少吭声……

其实，他这个扁嘴巴的习惯，并不是当了老师之后才养成的。

说也不是为怪，当时的山区时兴早婚，他十三岁就做了新郎，十五岁就当父亲了。当然，这种早婚，比起那些“十八大姐九岁郎”来，算不得什么！不过，既已为人之父，为了在儿女们面前维护父道尊严，他这张嘴巴也就不得不早在七八年前开始扁上啦……

这，自然更有些不够协调！

然而，此时此刻，使他感到极不协调的事，还是当个山村教师太不值钱太没出息了。

因为一年辛苦到头，赚得几担包谷，只够自己穿衣吃饭，根本无法养活老婆孩子，连劣质煤油也买不起，更谈不上兴家立业了！还不如几个在家种田的兄弟哩！

“唉！这年头，教书的不如喂猪的！”

他想到这里，把红笔一甩，自嗟自叹起来……

然而，他又想：在现而今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自己并不是书读错了，而是书读少了，还没读出个名堂来。要不，也不会蹲在这小山沟里吃粉笔灰、当教书匠了。

一会儿，掺水过多的灯油烟雾又把玻璃罩熏了个乌七抹黑，又使灯的照明作用趋近于零。

这时，他再也无心取罩擦拭，无心批改学生作业，只是痴痴呆呆、默默诅咒起来。

当时，正是公元1924年，整个中国大陆正处于民国初期南北对峙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。

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让中国永远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，总是挑动这个省打那个省，支持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，从而两败俱伤，谁也摆脱不了他们列强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，连日常照明用煤油，也仰赖于他们的供给……

当时的湖南，名义上是独立于南北之间，实行所谓“省宪”，所谓“中立”，但同样隶属列强经济侵略的范围，英国人就在这儿大量倾销劣质煤油，国内奸商更乘机仗势，掺水掺假，使人民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……

“唉！——”

想到这里，他又扁着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顺势调整了一下默坐的姿势，用双手托着双颊，朝窗外那轮皎洁的圆月望去……

他想：月球上的广寒宫中，不是也有一只白兔吗？想必也有一个白兔潭了！要是自己能够突生双翼展翅高翔，从这个白兔潭飞向那个白兔潭，该多好啊！

这时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他侧耳倾听，很快就识辨出是妻子来了。她走路与众不同，老是那么轻脚轻足，像生怕打扰了丈夫的工作和休息似的……

于是，他赶紧起身，开房门迎上去：

“芳如，这么晚了你还来？”

“嗯，孩子们都睡了，我才来的。”

谢芳如比丈夫大一岁，是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。她生得圆脸大眼，富态大方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双眼眯成一条缝，使人感到特别的可亲。

她就住在丈夫陈家——距小学七八里的洪源冲，经常摸夜路到陈家祠堂——学校所在地来探望丈夫，经常带点宵夜的食物来给丈夫吃，和他闲聊一会儿，温存一会儿，然后独个儿又摸着夜路走回去……

两个时辰过去了，小夫妻在吃完一大包红茄片子之后，还没有谈完该谈的话。

“今晚就别回去了吧？”丈夫说。

“不行！孩子们醒来，要哭的。”

“我送送你。”

每次，丈夫不放心，总是把她送到家，她又不放心，把丈夫再送半程，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分手……

丈夫一边起身送妻，一边发问：“今天，你进城赶场了吗？”

“去了！呵，我差点儿忘了！在城里碰见了你的同学左权和邓文仪，他俩还写了这封信给你。”

妻子边说边从衣兜深处拿出信来。

“呵？”

他连忙拆信凑到灯下一看，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几行字：
子良仁兄如见：

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大元帅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，并以蒋中正氏任校长，弟等均拟前往报考。

兄一向抱负非凡，想必不甘人后。特函相邀，盼能同行。

望早作抉择。

余删，顺颂

教祺！

弟左权、邓雪冰

即日亲笔

“呵？太好了！”

这位被称作“子良”的仁兄看完信后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他

把妻子拦腰抱起，雨点般地亲，还车轮般地打了十几个大转转
.....

他为什么这样高兴呢？因为——

当时，孙中山的大名，在湖南一带有志青年中是很有威望、很有吸引力的。

他们还知道孙先生跟前有两个接班人，文的是汪精卫，武的是蒋中正。而对于这位即将决心弃文就武的青年人来说，就更加向往蒋介石了，自然认为能投奔到蒋的名下，做蒋的学生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！”

这是追随孙中山驱逐列强、打倒军阀的绝好机会。

但是，谢芳如却无法理解和分享丈夫此时此刻的欢乐心情
.....

她被转得头昏目眩之后，禁不住问：

“究竟什么好事？”

“我要投笔从戎了！”

说着，又抱起妻子要亲要转.....

“不行了！我再转不得了！什么投壁肿凶？把我头转晕了，可真要投到墙壁上，肿得凶凶的了！”

“哈哈.....”

陈子良见妻子把“投笔从戎”听成“投壁肿凶”，乐得大笑起来。整个祠堂里回荡起他从未曾有过的洪亮笑声，笑得隔壁几位老师莫名其妙。

这时的谢芳如傻傻乎乎地，也陪着笑起来，双眼眯成了一条缝.....

2

笑过之后，陈子良向妻子解释说：

“投笔从戎，就是把笔甩了，去从军，弃文就武。”

“好好的笔，为什么要甩了呢？”

谢芳如还是不懂地问个不停，她并不嫌弃丈夫这个拿笔杆子的穷教书匠，并不觉得这一年几担包谷的收入太少。她认为：家中的负担即使全搁在她做妻子的一人肩上，也心甘情愿，绝无怨言……

“芳如，如今世道，是一个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的年代，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呀！”

“大丈夫？”

谢芳如仍然迷惑不解地想：站在眼面前的人，明明是比自己小一岁的小丈夫嘛，怎么一会儿就成了大丈夫呢？每年你长一岁，我也长一岁，水涨船高嘛！哪年哪月你也大不过我呵！

“嗨！大丈夫不是指年岁大小，而是说：伟大的志士豪杰，只有奋战沙场，马革裹尸而还，方显出英雄本色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马革？么格？…”

“就是在战场上打死了，用马皮包着尸体回来……”

“哎呀！那怎么行呢？好好地为什么要去死呢？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谢芳如急起来哭起来了。

一会儿，整个祠堂里回荡起这从未有过的凄婉哭声，哭得隔壁几位老师再一次不明究竟了。

这时的陈子良也傻傻乎乎地了，也陪着眼圈儿湿润起来，嘴巴扁得铁紧的……

谢芳如是个糯米做的糍粑心，见丈夫这副难过的样子，不禁懊悔起来，不禁怪难为情地赶忙擦干了眼泪，又把手绢递过来给丈夫。

陈子良接上手绢，仍然先给妻子擦泪，而且宽慰地说：“哪里就会死呢？兴许这一去时来运转，大展宏图，在外面建功立业，衣锦还乡，当一个威武雄壮的连长、营长、甚至团长回来，

那时候，你和孩子们不就享福了吗？”

“我不求享福，只求你好！”

“可你我囿在这山沟里，是活受罪呀！你看，我才教一年书，人就象老了上十岁啦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谢芳如不做声了。

她知道：丈夫这句话讲的是实情。这份罪倒不完全是由于教师收入菲薄，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家中长辈的闲言杂语、冷嘲热讽，使丈夫气老的、急老的，自己也陪着气陪着急哩！

于是，她想起了许许多多……

丈夫 13 岁那年，母亲就患了重病。儿子结婚“冲喜”，也未能冲好所患的绝症，反而被一般三姑六婆把她说成是“扫把星”，克了婆婆，还要克丈夫，这使丈夫怏了不少气。

第二年，她怀了孕，生下的是一个女孩，“赔钱货”，不久又夭折了，背地里的闲话就更多了。

幸亏她不知书、却明理，凡事总是豁然大度，总是笑咪咪地，不去计较。自此以后，操劳家务，尤其勤奋，一家人的茶饭，老少们的衣裳，都由她包做包洗，任劳任怨，默默耕耘。近三年来，又为陈家添了两个胖孙孙，这才算稍稍稳住了阵，站住了脚，伸了伸腰……

接着，公公又讨了填房，后母也和儿媳妇争着生儿育女，家中人丁兴旺了。

丈夫共有五兄弟，按明字辈和五德取名，陈子良又名陈明仁。四个弟弟为明礼、明智、明陶、明信，都很小，都依仗陈明仁这位长子。而偏偏他却是个读书人，既赚不到大钱，又不能作田；“使牛搭耙”的重活仍落在年过半百的父亲陈保廉头上。

于是，闲气又发生了……

陈家中当家理事，掌握着财政大权是年迈的祖母，这是一

位能干而精明的老人。她为了怜惜陈明仁父亲的处境，坚持不许陈明仁的伯伯分家，以便让伯伯家中几个强劳力来弥补弱者。

老人的苦心是可想而知的，但是，话也相当难听。常说：“我一路来就是不赞成仁伢子读书的，他偏要读！读了有什么屁用？还要人家来帮他养家活口，真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……”

陈明仁听到这些冷言冷语，常常是扁起嘴巴不做声，默默地忍受着。但是，有时听多了，听烦了，就和祖母顶撞起来。

祖母是家中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冒犯的权威，得罪了她，等于触犯了天条，她就恼羞成怒地拿起竹刷丫子打人了。

那天，老人把陈明仁狠狠地刷了几下，刷得手上脸上都是一条条血印，刷得他一气之下，冲出了家门，住进祠堂学校里，半年多没有回家。

从此，谢芳如就开始了来回摸夜路的日子，有时候，去早了或是回迟了，小孩哭闹，还得挨祖母的咒：“骚货，崽都不要了！”

想起这些艰难，谢芳如也未尝不想丈夫远走高飞，出去更换一下环境，兴许“投笔从戎”会投出个什么名堂，“马革裹尸”会裹回来一些好处的。

于是，她似有所动地凝视着丈夫，一声不作地痴了半天……

陈明仁见妻子神态似乎有些松动，便轻轻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没什么，只怕妳不肖。”

谢芳如知道祖母是绝对不许孙儿再去读什么军校的。

“我们不找她，只找爹爹要点钱，就走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晚就去讲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于是，夫妻俩关了窗户锁了房门，就直奔洪源冲。

陈明仁和妻子悄悄地进屋，悄悄地来到父亲房中，悄悄地恳求说：

“爹，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只要您老人家给二十块光洋做路费，到了广州就什么都不要家里负担了，从此以后我也不再问家里要钱。而且，我担保一定按月付钱回来，还清这二十块，还付利钱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

父亲坐在床前，叭着旱烟袋，久久地沉思着……

“爹，你吭吭声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父亲还是不回答。烟叭完了，又加一把，好象要让房子里烟雾更浓一点，让浓烟罩着自己全身，遮住儿子双眼，然后趁机烟遁而去似地……

陈明仁知道父亲的老脾气，不作声就是在犯难，一犯难就会借口开溜。因此，他下意识地搬条小板凳，坐在房门口，挡住了出路。而后门外面，谢芳如也坐在那儿边纳袜子底边听着，不怕父亲从前门走，往后面溜，跑到天上去。

他还知道：每逢这种场面，就是有五成希望了。而且，父亲犹豫沉默的时间愈长，希望就愈大。因此，坚持就是胜利，时间就是胜利，当然还需要自己不断发动攻势……

“爹，现在中国有好几个中央政府，只有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最革命，你知道吗？”

陈明仁经常给父亲讲一些时事新闻，今天更加提纲挈领地上起了政治课。

“这……”

父亲没作声，但点了点头。

“如今中国有好几派军队，好几个军校，只有黄埔军校办得

好，你晓得么？”

陈明仁知道父亲对北方军阀深恶痛绝，对“北兵粮子”没有好感，因此，专撷最敏感的事情讲。

“这……”

父亲还是没作声，他似乎还有些不太理解儿子讲什么黄埔军校之类的新名词。

“因为，他们有苏俄的帮助，有共产党的帮助，是一所新型的军官学校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考得上的！”

陈明仁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鼓动，反复分析解释，他跟父亲泡上了，沾上了……

这时，父亲反问了一句：

“你考得起么？”

“左权考得起，邓文仪考得起，我就考得起。”

“那等他们考起了你再去嘛！”

父亲是个稳当人，做稳当事，一事当前，总要十拿九稳，才作决定。他怕二十块光洋丢在水里，水泡泡都见不着一个。

“哎呀！报名投考有一定的期限，过期就完了！又不是乡里办酒，开流水席。”

陈明仁急了！他知道这是机不可失。

“这……”

父亲听这么一说，又不作声了，又在捉摸着儿子讲的道理，准备着自己要讲的话。

“爹，你就发个慈悲，成全我吧！”

“我从哪儿去找二十块光洋？”

“找人借嘛：我给他大加一的利息！”

“那样的阎王债，我们借不起！”

“不要怕！我有把握还清！”

“哼！你屁股一拍，远走高飞了！人家债主还不是找我逼账？你实在要去，我帮你照顾妻小就很费力了，哪里还能去背一身债？”

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强劲有力实实在在的理由回绝了儿子的请求，终于理直气壮地反击了。

“这……”

现在该陈明仁沉默了。

3

不巧，这一切却早被精明过细的祖母发现了。她从小俩口进屋的脚步声就辨识出他们已经回来，孙子久离初归必然有事，直接去找爹必然有鬼。于是，她也降尊屈驾地悄悄地来听壁脚了，她听见父子俩在继续说话：

“衡州唐生智的军队不也很好吗？何必定要到广州去干什么？”

父亲亲眼看到过唐军和“北兵粮子”作战的情形，因此，劝儿子退而求其次了。

“我要读黄埔军校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唐生智和军队信阿弥陀佛，我不信！”

父亲又沉思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听到这里，老人再也忍耐不住，推门而入了。她指着陈明仁的鼻子尖尖怒声呵斥说：

“还要读书？你伯伯的崽作田，让你在长沙城里读了三年中学，还不知足？还要到广州去读？莫想！”

“要去！我红黑要去！”

这红黑二字是陈明仁的口头禅，发起急来，他是红黑不依，坚持到底的！

“不准！我红黑不得拿钱！”

老人也发了犟脾气，而她是讲得到做得出的。

因为家中一切钱米出入，都要经过她的手。她把柜厨一锁，谁也别想撬开；她若放出风去，不准给陈保廉借钱，谁也不会出借，连阎王债也借不到手。

“你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！”

陈明仁发了牛脾气，两只眼珠子红得象冒了火……

“你不要吓老子，老子是洞庭湖上的麻雀，见过大风大浪的！”

老人的牛脾气更大，眼珠子更红，你陈明仁的性子还是从她那里传下来的种哩！嫩姜还有老姜辣么？

“唉！真是好事多磨呵……”

陈明仁急得额角上冒出了青筋，眼眶里流出了热泪。

这时的父亲，始终沉思未语，闷不作声……

父亲大名叫做陈保廉，已经年近半百了。生得高高大大、虎虎威威，在方圆数十里的洪源冲一带，也算是个开通而有名气的人物。

他平日为人正直，敢作敢为；虽然没有跨过学堂门，但却比一般读书人还会“讲理”。族上有事，常常请他去当“角色”，讲公道话。有一年，陈氏家族有一个姑娘嫁到外村，受尽公婆和丈夫的折磨，无处投诉。娘家几次请人上门“讲理”，都被他们用粪水泼回，进不得屋，拢不得边。最后只有请陈保廉出马……

这天，他欣然应诺昂首而去。但是，还未进屋迎面相遇的又是一担大粪和两只木瓢，对方不等陈保廉开口，就准备直泼过来。他却毫无畏怯，抢步上前，一只手提起一只粪桶，直奔